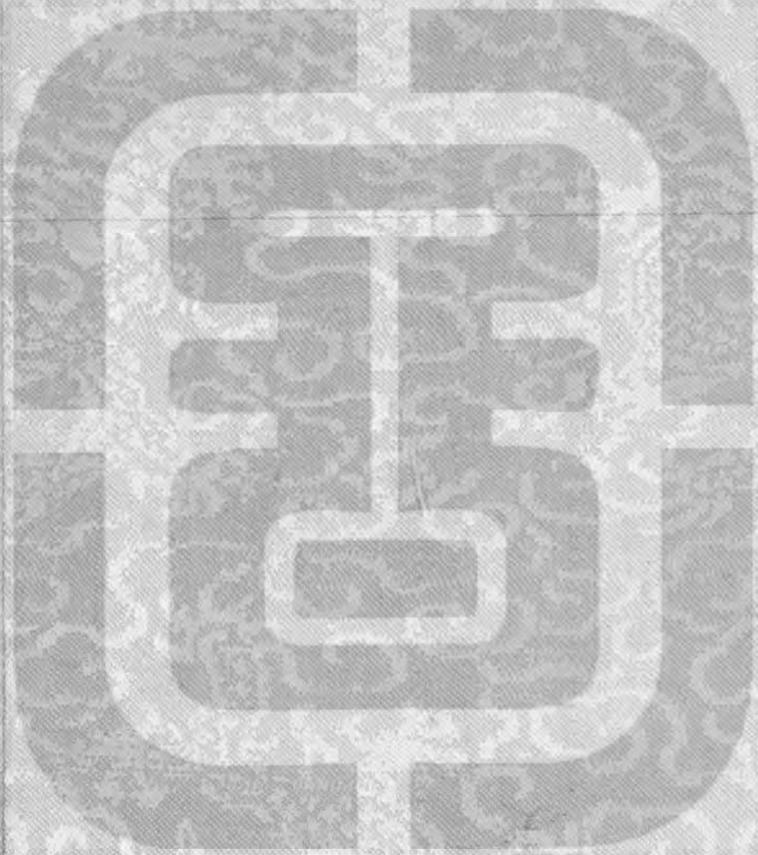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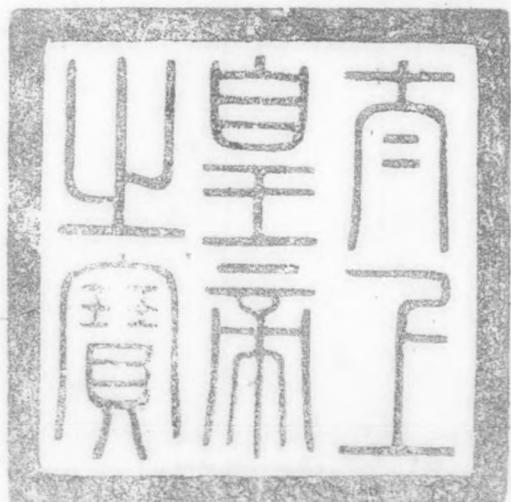


影宋鈔唐史論斷





唐史論斷卷中

睿宗

景雲年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復

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先天元年秋七月壬辰詔傳位於皇太子時有術士言於帝曰據元象帝座及前星有災皇太子合主天下不合更居東宮帝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乃下制

傳位太子時太平公主功高恃寵屢干朝政素忌太子英勇及見禪位固止之帝不聽然微惑其言八月甲辰太子卽皇帝位尊帝爲太上皇太上皇自稱曰朕有命稱誥令帝稱予有命稱制太上皇五日一朝於太極殿決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令帝日受朝於武德殿知三品已下除授及斷徒罪是日改年名大赦天下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

唐史評林卷四  
二  
示變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  
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  
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  
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姦人黨附從  
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  
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開元元年十月甲辰同州刺史姚元崇爲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初帝知元崇之才及拒太平又見  
忠節將任以爲相先移同州張說素不協諭左御史  
臺大夫趙彥昭彈之帝不聽至是召赴行在遂復大  
任崇始爲政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  
旬日之間內外有序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  
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  
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  
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

唐史論卷之三  
三  
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  
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  
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  
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  
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  
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  
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  
知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  
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

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所親倚方居左右  
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適在踈遠不任說而任  
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主知踈遠之臣可用付  
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  
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十一月辛巳羣臣上開元神武尊號帝手詔答曰朕  
觀上古人主雖稱帝王自秦漢已來乃兼稱皇帝朕  
以薄德嗣守寶位豈敢崇飾以招譴咎羣臣又抗表

唐書論卷四  
四  
曰陛下洪勲茂德上格皇天淳化深仁下霑黔首伏望因時設教以順羣心何必稽古取則爽茲僉議宗子及僧道耆艾等數百人又抗表懇請帝重違衆心乃從之戊子遂受冊禮稱開元神武皇帝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

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

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二年正月帝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尚新聲散樂之曲集倡優曼衍之戲時觀之必賜金帛或賞章紱酸棗尉袁楚客以天子春秋方壯宜節之以雅恐縱禽好鄭漸蕩其心乃引太康之事由余之言上疏以諷帝嘉之稍遷楚客下邳主簿然樂亦不改帝善音律尤好絲竹之伎既

置教坊爲樂不已選太樂坐部伶工數百於梨園自教法曲謂之皇帝梨園子弟於是宮女美麗者皆習之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墮者驕墮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爲天

唐史論卷中  
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  
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竒伎以奉之心說  
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  
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  
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  
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  
宇雕墻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  
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  
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

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  
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  
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  
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即位勵精政事  
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  
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  
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  
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  
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

唐書論卷中  
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

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四年十一月乙未盧懷慎卒懷慎懷州靈昌人舉進

士累官黃門侍郎遂作相懷慎清素簡儉所得祿賜散之親舊家無餘資是年秋以疾求退不許懷慎素重宋璟盧從愿二人過其家省視懷慎曰上求治甚切但慮享國甚久小人乘間以進二君其志之及終遺表薦璟及從愿帝傷悼而納之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譏見

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真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

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二十二年三月黃門侍郎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不知學術僅能秉筆性險姦好進以姜皎之甥干宰相源乾曜之男絜圖司門郎中絜白之乾曜呼林甫幼名曰哥奴無才行豈堪郎官耶後爲宇文融所引自國子司業遷御史中丞再轉吏部侍郎帝妃武氏愛傾後宮子壽王瑁以母愛寵異林甫結中官言於武妃願保護壽王裴光庭妻武三

思女詭譎有謀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光庭卒武氏祈力士請以林甫代夫位會蕭嵩薦韓休爲相方令草詔力士知之漏於武妃乃令林甫白休休德之薦林甫堪爲宰相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必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  
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  
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爲  
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  
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旣相之後能議何事況不  
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  
希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  
主意當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  
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

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  
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爲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  
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  
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  
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  
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  
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  
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  
浸久內則起大獄引揚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  
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  
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  
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  
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二十四年夏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軍前討擊使安  
祿山討奚契丹敗衄請依軍法勅許之祿山臨刑抗  
聲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爲大夫謀也守珪復以

聞宰相張九齡批其狀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  
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冝免死帝惜  
其勇銳但令免官先是守珪使祿山奏事九齡見之  
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人也至是執奏曰祿山  
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用絕後患帝曰  
卿勿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竟舍之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  
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  
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

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  
撫疑似之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  
惟謀議難合且欲鬪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  
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  
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  
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  
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  
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  
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  
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  
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讒  
間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  
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  
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播  
遷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二十五年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斷死刑五十  
八大理獄院以殺氣盛鳥雀不棲其樹今有巢鵲百

官表賀以爲刑罰幾措帝推功輔相封李林甫爲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獄訟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旣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

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聰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亂乃爲惡之効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已功當顧已之行事如何耳

善惡之事未有不効者也

用忠王爲皇太子

二十六年秋七月己巳用忠王璿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太子景雲二年九月乙亥生於東宮之別殿母帝妃楊氏景雲元年選入東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者陰有伺察事雖纖芥皆報太平帝心常不自安妃初娠張說以侍讀見帝帝謂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密令說懷去胎而入帝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以寐夢神人

覆鼎既寤復煑之如是者三帝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宜無他慮既而太平誅妃生太子幼而聰明秀異及長英睿有謀畧仁愛孝友得之天性帝乃命爲太子堅讓而受用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

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毋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竒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竒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

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

言林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天寶七年夏五月壬午戶部侍郎王鉷以百姓給復請徵其脚費錢於是廣張其數令市輕貨乃甚於不放鉷巧事剝削以媚於帝帝賜妃御既頻不欲左右

藏取之鉷歲進錢貨百億萬貯於之內庫以恣主恩賜鉷云此是常年額外所得非正稅也帝以鉷有富國之術益寵待之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

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合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寔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剥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揚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美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

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斂極矣繼以揚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

唐史論卷中  
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爲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瑒琳稱祿山不反

天寶十四載春正月安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奉表請以蕃將三十代舊將帝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令即日進畫便寫告身付千年楊國忠韋見素相

謂曰人言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代舊將反明矣乃請見陳事帝先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等垂涕具言祿山反狀國忠每對見未嘗不懇陳其事國忠因曰臣有一策可消其難請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入朝以賈循爲范陽節度呂貞誨爲平盧節度楊光翹爲河東節度帝許之草制訖留中未行潛遣中使輔瑒琳送柑子于范陽賜祿山且察其狀瑒琳還固稱無事制遂寢及瑒琳受祿山賄賂事覺帝怒誅之始有疑祿山之意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揚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聞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爲璆琳所誤遂

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十五年八月殺太原節度使王承業以軍政不修久積罪惡也太原尹李光弼殺御史崔衆衆奉詔交兵於太原以王承業有罪侮易之見光弼亦驕慢無禮又不即交兵光弼收繫之俄有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

唐史論衡卷之三  
光弼光弼曰只今祇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  
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引衆斬之  
威震三軍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  
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  
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  
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  
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  
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爲強橫之態以輕朝廷耶

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  
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  
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  
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  
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  
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  
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  
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  
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

唐史評林卷中  
三  
矣況衆爲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  
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  
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  
跋扈者常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  
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  
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  
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至德二載冬十月賊陷睢陽郡害主客郎中兼御史

中丞張巡執太守許遠巡守雍丘數月賊不能拔乃  
築城于北以絕餉路仍斷外救巡率衆以計降及出  
持弓弩禦賊以投睢陽遠開門納巡及與城父令姚  
閻同謀堅守上皇授巡中丞遠讓巡居上凡郡事盡  
主於巡賊黨尹子奇攻圍日久城中糧盡易子以食  
巡乃出其妾殺之以餉軍士乃括城中婦人充食又  
以男夫老小者繼之所食人二三萬終不離變以兵  
九千禦賊十三萬經一歲蔽遮江淮使不得擅財賦  
以滋逆勢時賀蘭進明統兵守臨淮巡遣帳下士南

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臨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張中丞出愛妾殺之以啖將士又括城中婦女及老幼男女充食於軍衆初被圍之日城中之人數萬口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分當餌賊但睢陽旣拔卽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手指

爲信遂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進明一座大驚皆感激泣下先是進明與房瑄素不相協及瑄爲相奏用進明領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爲河南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巨受代時盡將部曲行留兵數千人不甚精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畧等故不受進明節制進明固憚其見襲又嫉巡遠聲名功績出已上以是不肯分兵救援霽雲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睢陽將吏知救兵不至皆慟哭至是城陷巡與姚  
閆霽雲同遇害惟許遠執送洛陽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尚慮  
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爲  
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旣兼御史  
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爲  
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  
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  
人爲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

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旣高固有嫉之人意雖無許  
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  
罪不繫房瑄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  
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  
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  
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叔冀  
一狡險人爲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  
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  
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

唐史論衡卷中  
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  
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  
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  
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  
不言叔冀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  
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  
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  
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  
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

陷沒頗爲得實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  
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  
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乾元元年五月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爲史思明所  
殺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使思明嘗事之頗有開獎  
之恩帝用李光弼之謀以承恩爲副使謂思明無所  
疑間可伺過誅之又賜阿史那承慶鐵券承恩數諭  
諸將其謀頗泄思明甚懼會承恩自京師來思明延

於館中欲有所議預令幃其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語之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使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賜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皆載同謀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曰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之兵歸順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

因榜殺承恩父子遣使表其事朝廷令中使慰諭曰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

唐史評林卷四  
三  
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爲之  
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況河北殘寇  
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背  
之計思明旣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  
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  
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  
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五月庚午詔朔方郭子儀河東李光弼關內王思禮

淮西魯炆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北庭行營李嗣業  
鄭蔡季廣琛八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率師討  
安慶緒於相州以子儀光弼俱元勲難於相統不立  
元帥以內侍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  
也慶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  
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  
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旣以二帥俱元勲難於相  
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

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人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 李峴降蜀州刺史

二年夏五月宰相李峴降蜀州刺史峴以正直作相獨當國事李輔國怨其言事讓行軍司馬請守本官至是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州縣不能制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訴寃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瑩鞫之無寃妻又訴勅中丞伯陽等充三司訊之三司與瑩同妻又上言勅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

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瑩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若虛希旨亂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也帝怒出峴蜀州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謂之曰李峴專權耶何乃云用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大寬也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

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旣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猶爲寬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旣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

唐史論衡卷中  
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  
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  
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  
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懵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廣德元年正月降將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薛嵩  
爲相衛等州節度使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田承嗣  
爲魏博州都防禦使僕固懷恩慮賊平寵衰欲留寶

臣等爲援故奏四將以分帥河北惟薛嵩感恩奉職  
數年間管內麤理寶臣等各擁數萬強兵署置將吏  
貢賦不入於朝雖名藩臣朝廷實不能制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已  
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  
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  
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  
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  
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

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乎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

孽

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大曆元年春二月刑部尚書顏真卿降峽州別駕先是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

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言諸  
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  
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  
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  
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臣聞太宗  
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  
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  
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  
治天下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

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  
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闕官袁司藝日宣詔至中書玄  
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  
柄恩寵日甚道路仄日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  
以漸至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  
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見聞時以爲  
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夫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  
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今宰相宣進止使御史  
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

見祇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況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於是中人爭傳本於外載甚銜之至是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以爲誹謗故逐之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

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朝大曆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辱復叛

十年七月鎮州李寶臣爲承倩所辱復叛帝以寶臣有功遣承倩宣勞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

伺屏間獨兵馬使王武俊佩刀入與語曰見向者頑堅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都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奈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爲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歎唾間爾遂從其叛計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

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

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効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獎欲不効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尤見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

唐史論卷中  
三  
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已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 李栖筠卒

十一年三月御史大夫李栖筠卒元載持權歲久紀綱大壞帝思正人召授御史大夫栖筠盡心獻納知無不爲四五年間帝幾欲任以爲相憚載有內外之助卒不能大用竟致憂憤遘疾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

唐史論斷卷中  
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  
黨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旣已不惑  
其黨安能爲助旣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  
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  
豈非稔載之惡埃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  
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  
之惡而斷之不早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  
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建中元年四月勅發京畿人夫開豐州陵陽渠從揚  
炎建議也炎不習邊事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  
浚渠人頗苦之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  
上言邊城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  
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  
因致荒廢今若發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北  
庶必無其利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內園植稻明之  
且秦地膏腴田稱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

營田月一替之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  
在外計一丁歲給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計所餼  
丁三百所給錢米之數不知歲終收穫幾何臣計所  
得不補所費況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  
計其所給及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所收不登所費可  
知矣但關輔之人不免流散徒虛畿甸無益軍儲疏  
奏不報卒開渠亡功癸卯涇原節度使段秀實降司  
農卿初元載請城原州以遏西戎入寇之路田神功  
沮其議會載誅遂寢至是楊炎請城之先牒秀實令

爲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却敵之長策宜緩計以圖  
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緝其事  
炎怒秀實乃降官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  
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  
及建議浚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  
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  
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  
得不從人之善況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

唐史論卷中  
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  
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  
其計也不惟不從且讎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  
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  
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  
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  
賢名則何損於才力何害於大權乎茲至公之道  
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  
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二年冬十月僕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死炎樂賢  
下士以汲引爲己任士人歸之遷吏部侍郎元載親  
重炎無與比載敗炎貶道州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  
用帝亦聞其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炎早負時稱天  
下翕然望爲賢相救時之弊頗有嘉聲泣事數月屬  
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林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  
之所制作炎盡隳之又專意報恩復讎感元載恩務  
行其舊事旣害劉晏朝野側目奏遣使方鎮自解其

唐史評林卷之  
三  
過帝知深怒之乃用盧杞以門下侍郎相炎轉中書侍郎炎薄杞不相協及爲僕射數日中謝自延英出不至中書盧杞由是益怒焉初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罷杞引爲御史大夫炎子弘業不肖多受賂郢按之兼得其他過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家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帝愈怒乃貶崖州尋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讎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寬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己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

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興元元年夏四月渾瑊奏吐蕃頻請自領兵馬同收京師近探得尚結贊以春來蕃軍多疾疫已抽軍退去帝憂之陸贄奏曰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彼羊犬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

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馭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推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克逆兩持誘脇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蒸庶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畿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

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賴天奪之魄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癘自遁實穹昊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

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

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  
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  
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  
尤多險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  
交通爲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  
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  
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  
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  
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  
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  
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姦邪

貞元元年正月壬戌以吉州長史盧杞爲澧州別駕  
杞作相起勢立威以久其權譖殺楊炎崔寧禍顏真  
卿士大夫遭逐者衆兼用聚斂之臣剥害生民遂至  
于亂貶新州司馬遇赦移吉州在貶所謂人曰我必  
再用至是帝果命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  
制執之不下帝謂宰相李勉等曰朕欲與杞一小州

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之人皆知惟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帝默然杞尋死於澧州帝思不已乃求其子授之以官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

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旣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已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旣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已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三年秋七月戊辰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延賞卒延賞博涉經史達於政事歷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貞元元年詔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改授左僕射後竟用爲相延賞論奏帝多從之然怙權矜已多報私憾逐齊映罷李晟兵權爲中外所怒又疾柳渾守正使所厚者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言不可禁自是擠渾

其資性強狠忌賢如此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

唐史論卷中  
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也  
延賞既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  
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  
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  
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  
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  
助軍旣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辭邊任又減官  
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負數以解謗譏作  
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

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  
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  
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  
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  
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  
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 疑忌李晟

九年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卒晟字良器  
以大謀忠力破滅巨盜收復京師仍居民不識旌旗

唐文苑英華卷中  
不易市肆功德之大前代罕見其比蕃相尚結贊多  
詐謀尤忌晟嘗因入寇揚言間之會帝納張延賞讒  
言罷晟兵柄用拜太尉中書令奉朝請晟臨下明察  
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有功雖廝養小善必記其名  
尤惡下爲朋黨相比好善嫉惡出於公心又忠正之  
性慕鄭公爲人在鳳翔常謂賓佐曰魏徵好直言致  
太宗如堯舜真忠臣也僕所以慕之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  
威名忠義爲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

也況平大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  
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旣委晟  
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  
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  
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  
効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  
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  
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  
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

唐史評林卷中  
吐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  
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勲令德時無與比尚疑  
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  
不弭據方鎮而復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  
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  
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十九年閏十月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卒損博陵人  
累官諫議大夫帝以裴延齡稱薦用爲宰相無稱於  
人但過爲恭遜兼事便僻以固恩寵自建中已後宰  
相多一二歲罷免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  
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終厚之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  
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  
可稱一奸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畧  
無能效惟過爲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  
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  
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

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鎰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忼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爲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爲奸人所間也賢者旣逐小人

任用故藩臣跋扈于外宦官專權于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已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容爲邪佞之計干進于時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已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爲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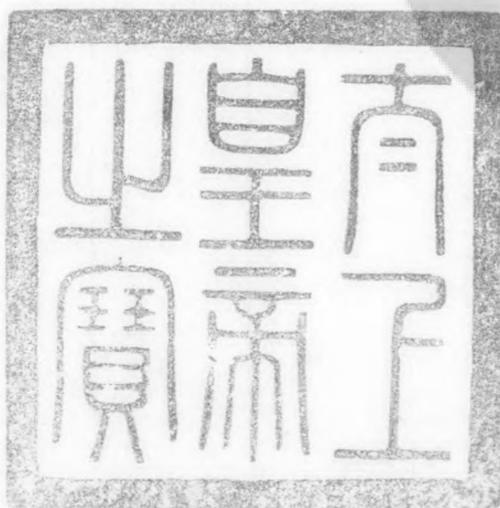
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  
事有何勲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  
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肯  
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  
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以循嘿爲恭此  
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  
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  
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  
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

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  
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  
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  
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  
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  
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於不明則時不安而  
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於國知無不爲  
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  
不恭多踈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

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洵  
洵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  
南帥召為宰相知倖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  
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  
縉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  
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  
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中

遇



功



